

苦难旅程

藏传佛教人生风景

ཨ། དཀའ་སྒྲུབ་ཅེ་བའི་འགྲུལ་བཞུང་།

马丽华著 韩书力图

马
丽
华
走
过
西
藏
作
品
系
列

苦难旅程

ཐུགས་རྒྱུད་ཀྱི་ལུང་ལུང་གི་ལུང་ལུང་།

马丽华 著
韩书力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旅程/马丽华著;韩书力图.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

(马丽华走过西藏作品系列)

ISBN 7-5004-3140-6

I. 苦…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109 号

责任编辑 胡 靖

责任校对 李小云

平面设计 小辫儿 过客设计作坊

技术编辑 郑以京

NB 2001/05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18

字 数 13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84029457



马丽华

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

毕业于山东临沂师专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

1976年进藏工作至今，足迹遍及西藏高原，以纪实文学为主，

著有《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合集为《走过西藏》)、
《西藏之旅》、

《终极风景》、

《青藏苍茫》、

《探险大峡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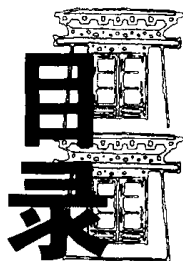
《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

《我的太阳》等。



人类从来不曾是
..... 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

..... 大地说明了他们 ...
环境决定了他们



当高亚洲的风变得酷烈	1
宗教缘起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地理	■
当释迦王子走出城门	15
苦难中产生的宗教,旨在对于苦难的解脱	■
当米拉日巴的肌肤发出绿光	32
藏传佛教苦修的僧人	■
当你遥望到布达拉宫金顶有光芒闪耀	50
漫漫朝圣之路	■
当明月升起在东方山顶	65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化人生	■
当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	77
藏传佛教史上的几次灭法事件	■
当灵魂跨越死亡的门槛	96
有关死亡的艺术:藏传佛教临终关怀	■
当春天的音讯即将抵达	111
被称作“二十世纪西藏奇僧”的更敦群培	■
当绛红色的背影渐行渐远	125
现代史上的几位高层人物,或曰高处不胜寒	■
当新世纪的曙光乍现	141
藏传佛教在今日西藏	■
当我长久地感到困惑难当	159
不是结语的结语	

当高亚洲的风变得酷烈

宗教缘起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地理

人类从来不曾是
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
大地说明了他们
环境决定了他们

-----引自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作为题记



人类的家园是一颗行星，独自穿行在无涯际的幽暗空间，孤寂地发出蓝色之光。我们对于自己家园的认识在蒙昧中滞留了许久，即使是对于地球表面的认识，于是才有了那么多古人群自视的世界地理“中心”。直到20世纪初有人到达南极点后，人类对家园才算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理印象，也才有了一个宏观的观照。以现代眼光看来，在这个球形的表层，海水是一体相连的，而陆地则被肢解得破碎；依据大致的地理地貌单元，它们被划分成七大洲四大洋。在被海洋所分割包围的陆地



中，只有欧亚两洲同属于一个大陆板块；亚洲又因满布一片又一片的高原群落凸起在北半球南端，而被称做“高亚洲”。

——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连绵起伏，古老的亚洲大陆山高水长，荟集了大自然的壮阔风景，隐藏着有关人类史几乎全部的秘密，既壮丽又神奇。

我们望着地图上的平面亚洲，望着卫星图片上凸起的亚洲，议论着它对于人类起源、人类文化与文明血脉相连的神秘关系。一位地理学家指点着说，看中东这个小点上，起源了世界三大宗教；看喜马拉雅山脚这一点，起源了佛教；这儿那儿，是人类远古文化和文明的发祥地；而青藏高原及其四周，古人类学家正在追寻由猿而人的蛛丝马迹……

有关人类起初的一切似乎都与地理环境相关。“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国际上已被多人多番地批评过了，然而地理环境对于一应文化现象的重要意义，却似乎刚刚被中国学术界所认识并重视不久，文理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考古学家与地质学家等自然科学家联手进行考古发掘是学术界一道新风景；人文与地理、历史与地理的人地、史地关系研究是高等院校新近提出的课题；就连文学界，也有一批人致力于地理环境参与文学风格的研究；至于环境对于生存方式也即对于文化习俗的决定性影响，则在更早些时就被注意到了。所以，现在倒是自然科学家在提醒我们，为什么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产生了足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对人类观念世界影响深远的几大世界性宗教？

借助科学技术，我们对地球对自身的知识空前增多，但新的提问似乎更多。譬如有关人类起源的认识，本来在每一民族中都似乎早有定论，从上帝做的亚当、夏娃到女娲抟土为人——倒是藏族神话更接近今天的认识，猴子变人。古代智慧在现代科学的逼人光芒中黯然褪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进化史的长链中缺环甚多，人类忽然不知最初的籍贯。举目回溯来路，远方隐入迷茫。人类学家查访多年，把目光聚焦于非洲和亚洲，那里频频发现我们早已石化了的祖先。究竟在地球的何处，是我们可以认祖归宗的故乡？专家们分析说，那里的环境应该是干燥的而非潮湿的，那里的气候应该是较冷的而非温暖的，那里的条件应该是艰苦的而非舒适的，那里的生态应该是森林和草原兼而有之的，总而言之，那里应该是一个为人类的诞生所布设好的地理环境。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高亚洲是否就是，但至少它应该是人类的故乡之一。

举目回溯来路，一条文化史和文明史之链渐渐清晰。那依傍着河流而生长的人类童年，如同旭日喷薄。有人说，亚细亚的语源“Acu”正是“光明”之意——人类最初文明的曙光就闪耀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恒河与黄河的粼粼水波上。高亚洲积雪的山峰孕育了江河，江河之水孕育了最初的文明。而亚洲之外的许多大平原，时常连一条像样的河流也不见。

思想和哲学为人类所独享，随即我们看到了精神的轨迹伸向四面八方。不是在凭借科学技术认识了地球演化、以确凿的考古证据验证了人类起源过程之后，才得出结论；远在此前，例如五六千年前甚或更早，人类



各群体就以丰沛的想象造设了各自的宇宙，属于蒙昧中的智慧，一样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你看全世界无论哪一民族和地区，都有关于宇宙和世界、民族和人类起源的传说，无一不把人类的想象力展开到极致。例如佛教仍在沿用的三千大千世界、无限过去未来，就是来自吠陀时代古印度丛林中的思想。

此刻让我们进入话题，沿一条人类宗教史线索查访，一直寻找到源头滥觞处，不由不惊奇地望见，从亚洲——确切地说，是从亚洲边缘地带的犄角旮旯里，犹如某些高能量物质的发射场，那里曾经闪射出的古老思想之光，越过时空，至今仍明明灭灭地覆被全世界。

这一点不是今天的偶然发现，许多人已先于我们望见了。美国作家房龙就此生动地调侃说，“现在世界的三大一神宗教都是亚洲给予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全部起源于亚洲。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当宗教裁判所焚烧犹太人时，施刑者和受难者双方信仰的都是亚洲的神祇；十字军屠杀伊斯兰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屠杀十字军，也是因为双方信仰的两种教义不同而相互屠杀的；而当基督教传教士和一个儒家信徒发生争论时，不过是两种亚洲的思想交流而已”。

上述三大宗教不仅源于亚洲，甚至同源于一个弹丸之地——巴勒斯坦。这一地区在世人心目中，从古而今是干旱荒凉，是多灾多难的同义语；没有比以色列——犹太民族更为苦难的民族人群了。作为一个整体，全世界没有谁像他们那样，历经两千年的放逐，两千年的苦难，长久地失去故园。正是在土质瘠薄的土地上，在迁徙流放的迷途中，世界上第一个彻底的一神教产生在他们

之中；然后犹如航空母舰那样，从其上又起飞了另两大一神教。几经毁坏和重建的小小的耶路撒冷，至今仍比肩而立着象征上述三大宗教的圆顶和尖顶：犹太人的哭墙，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伊斯兰教的圣地之一。

房龙还没说到佛教，这一更多属于亚洲人的一大世界宗教，则诞生在喜马拉雅南麓的山脚下，古代印度北部，现今尼泊尔山国境内。尽管后来的佛传故事把当年的迦毗罗卫城描绘得庄严神圣，和平安宁，为烘托释迦牟尼抛弃一切荣华富贵矢志不渝的高贵品格，更把这片土地描绘成花团锦簇，物产丰饶的仙境一般。但我们知道，释迦王子当年所在的迦毗罗卫国，是一个以半农半牧为生存方式的土邦部落。即使王族，除了衣食无忧，以车代步，似乎并无多少优裕可供享受。举目世界，优裕的地区和人群中似乎只生长美丽神话。释迦牟尼故去千多年后，当唐僧玄奘朝觐佛诞圣地兰毗尼时，所见已是颓败景象：“空荒久远，人里稀旷。”

西藏与尼泊尔一山之隔，山南山北的人们素有相互往来传统。高高的喜马拉雅终年积雪的冰峰下，有苍绿的森林环绕；受惠于南来季风，南坡尼泊尔山地较之北坡的西藏更其富丽多姿。但经验告诉我们，美丽的地方未必富饶，尼泊尔山地人的贫困落后有目共睹。只是在近些年间，尼泊尔王国政府致力于发展旅游，建起了国家公园，开辟了多条航线，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登山旅游，成为国家的一大财源，成为第三世界旅游开发的样板，情况才有所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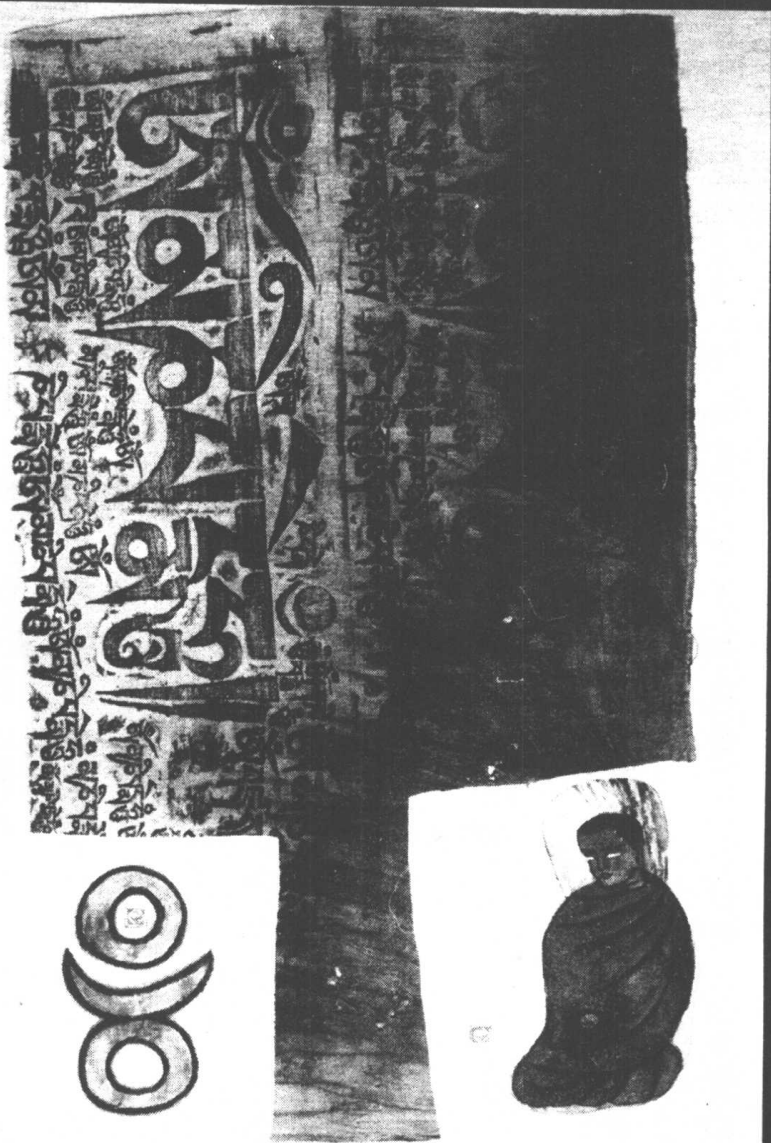
综观几大宗教起源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从巴勒斯坦到喜马拉雅山脚，均属高原山地，干旱并且荒凉，生存条





灵童





坐禅图



件格外严酷，竟然与人类发祥地所需条件大有共同之处。所以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总结人类文明起源的动力时指出过，“优秀需要苦难”这一“逆境的美德”。在不超越限度的艰难环境的刺激挑战下，应战的后果即是文明与创造。这一论点看来同样适用于人类演化过程：正是一次又一次冰期的困境将我们的远祖置之死地而后生，从而造就了人类；困难环境的挑战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宗教的起源：正是由于环境的艰难不如人意，人们才以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去寻求并建立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理想世界，以从中获得慰藉——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匮乏之处，往往只剩下那一类精神。

而且尼采曾经说过，天才都是有赖于干燥气候和晴朗天空的。

想来在这样干爽的晴空下有助于思索终极问题，而阴湿沉闷的天气只能令人心烦意乱吧。

的确，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放眼全球，不一样的自然地理格局中，拥有着不一样的风水；形形色色的肤色人种组成了不一样的文化群落；尤其是不一样的想法和行为，使得各自社会的走向大相径庭，各自历史的轨迹伸向四面八方……

但若仅仅归因于自然地理，不免又陷入了环境决定论。因为从世界范围看来，类似的地理环境不乏其地，而惟有这凤毛麟角的地方得以产生传之普遍并传之久远的伟大宗教，得以超越时空。所以艰难困苦之上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合适的自然地理 + 其地的文化传统及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巴勒斯坦地区，有赖于耶和华和所

罗门那样的王,以及亚伯拉罕、摩西那样的智者;在古印度,在深厚的精神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有释迦牟尼脱颖而出。自然环境之外,社会人文背景对于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又起到了举足重轻的催化作用,而这一背景,必定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或是社会转折的关头。

且不论犹太人的离乡背井那一部不堪回首的流放史,仅仅耶路撒冷一座小城,几千年来从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十字军,到穆斯林、基督徒、土耳其人和英国人,都曾强行占据过它;历史上这座小城至少被战争摧毁了八次以上。正是在战火和血泊中再生了三只火凤凰——世界三大一神教。

佛陀出生的时代,是人类史上的一个神奇时代。那时,贯通东西方的水路和陆路交通都没有开辟,黄河、恒河、幼发拉底,以及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彼此相互隔绝,鸡犬之声不闻,老死不相往来。但正是在 2500 年前那一时期,世界各文明之地的思想巨人,冥冥中仿佛听从了同一个声音的召唤,忽然步调一致地思考起人类的生存哲学问题来。虽然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也正好体现了人类思想的丰富性;较之于物质生活乃至科学技术的进步,哲学显然并没有同步发展,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去往何方? 2500 年前的精神追问,至今还不算过时,仍然新鲜,仍让今人和后人殚思竭虑,众说纷纭,仍不得其解,莫衷一是。

在一般的规则之外,在更高的层面之上,超越于地理环境和社会类型的差异,超越于种种的不一样,从来未曾谋面的人们却有着一种精神上的相似性。近代的人类学家指出了这一点,说是由于大脑的结构相同,心理



状态也就相同，由此人类历史上就出现了许多的不约而同：相似的文化现象、精神信仰和组织制度等等，而那时不约而同的人们其实彼此远离，互不交往。

就是在这样的地理隔绝中出现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与古印度释迦牟尼同时代，古中国有孔丘，有老、庄，古希腊有苏格拉底，人们把这一时代归结为人类文明史、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黎明时期。隔着如此久远的岁月，群星的光彩仍未泯灭、还在交相辉映。

那一时期的各个社会也不约而同地一道进入剧烈变革之中，历史社会的转型往往以战乱为标志。且不说其时的欧洲正陷入争夺城邦的频繁混战，一派刀光剑影；在东方，中华大地也车辚辚，马萧萧，正值春秋战国诸霸纷争；古印度的山地平原上，则处于十六国争霸的战火中。狼烟四起，生灵涂炭，冷兵器时代的金戈铁马在世界范围里呼啸而过，所过之处血流成河。激越动荡的社会生活使思想界空前活跃，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媲美，古印度生长起 96 种学说。生存的困境使人们思考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只是沿着不同的思想路径前进罢了。孔子注目于现实人生，他的思考是入世的，最终被完善为忠君报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一直作为影响着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主流；而释迦牟尼则把目光超越于现实人生之外，他的思考是出世的或曰遁世的，是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对于人生的终极思考。

古印度的历史，也令人欲说还休。几千年间不时地被人侵入，被人征服——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以及许多中亚游牧民族接踵而至，最后的一幕则是沦为英国

殖民地。伴随着一次次侵入而来的是战争，是劫掠，是耻辱；加之连绵不断的本土内部之战，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有关苦难的记忆太多，至少是原因之一，所以印度向有不记录历史和社会变迁的传统。这一传统还反映出延续四五千年至今也未能根绝的种姓制度的影响——这个制度无论古今都难以让世人称道。在婆罗门至上的种姓制度社会里，推重的是精神，所以古印度人酷爱形而上而鄙视形而下，关注肉眼凡胎看不见的超现实之物而忽略现实生活。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不仅战乱频仍，弱肉强食——事实上他在世时就目击了自己国家的灭亡而无力挽救：据说释迦牟尼其实是一个爱国者，面对侵略祖国的敌人，他曾以佛的方式两度在枯树下静坐示威，以示抗议；更有古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人为制造的不公正，婆罗门祭司制度将人们置于神灵鬼怪的重压之下……

翻阅一部宗教大书，只见上写着“苦难”两个大字。仔细看去，隐约还有一条注释，“有关解脱和救赎的学问”。

所有宗教的初衷，差不多都是为了广大贫困无助的人民的。

宗教，其实是苦难生活的艺术，是对于苦难人生的艺术化安慰，以及试图超越苦难的指导与努力。

释迦牟尼目睹了人世的苦难，决心拯救人类脱离苦海，为此毅然抛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毕其终生也难以达到的权力、财富和荣耀，心甘情愿地光头缁衣做一个托钵僧，以教化民众，同赴佛国理想世界。

由于这一宗旨，而苦难比比皆是，佛教思想被热烈

